

蕭湘驚夢



潇湘惊梦



原著
改编
绘画

曹雪芹
钱志清
陈令长
施瑞康
戴敦邦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内容提要】本书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编绘。全书共十六册，这是第十一分册。

黛玉住在外祖母家，年纪渐渐大了，想到自己终身大事，虽说宝玉心中只有自己，别无她人，但不见外祖母、舅母有丝毫意思露出来，深叹自己父母早亡，纵有满腹心事，也无人可说。黛玉唯恐心愿难遂，连睡梦中也为自己的婚姻担忧，竟至忧虑成疾。

一天，黛玉听说舅父母已为宝玉定了亲，便有意作践身体，不使自己看到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后来又听说此事原是讹传，便又改变初衷，恢复饮食。但就在她恢复健康的时候，贾母、王夫人、凤姐等正在暗中进行着她们理想中的“金玉良缘”哩！

《红楼梦》连环画目录

- (1) 乱判葫芦案 (5) 宝玉受笞 (9) 红楼二尤 (13) 黛玉焚稿
(2) 宝黛初会 (6) 二进荣国府 (10) 抄检大观园 (14) 查抄贾府
(3) 熙凤弄权 (7) 鸳鸯抗婚 (11) 潇湘惊梦 (15) 巧姐避祸
(4) 黛玉葬花 (8) 宝玉瞒赃 (12) 金桂之死 (16) 宝玉出走

潇湘惊梦 《红楼梦之十一》

原著	曹雪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改编	钱志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绘画	陈令长 施瑞康 戴敦邦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封面画	戴敦邦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2 8/32
装帧设计	任伯宏 杨秋宝	1982年1月 第1版 1982年6月 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根相 任伯宏	印数 500,001—2,200,000

统一书号: 8081·12672 定价: 0.25 元

黛玉住在外祖母家，轉瞬已有几年。虽说贾府上下人人疼她，只奈她身体多病，近年来又渐渐长大，越发多了一层心事。





这日，宝玉去潇湘馆，正值黛玉歇午觉，便问紫鹃昨夜黛玉咳嗽可好些？紫鹃说好些了。宝玉忍不住念了一声佛。

宝玉伸手在紫鹃身上抹了一抹，说：『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你若病了，越发难了。』紫鹃道：『宝二爷，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你总不留心，还和小时一般，如何使得？』





紫鹃又道：『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近来瞧她，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说着，便携了针线走开。

宝玉心中象被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呆，不觉滴下泪来。正巧雪雁从此经过，便走过来笑问道：『怪冷的，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呢？』





宝玉见是雪雁，便说道：『你难道不是女儿？她既防嫌，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寻我，倘被人看见，岂不又生口舌？』雪雁只当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不便再问，只得走开。

雪雁回到屋里，见黛玉未醒。悄问紫鹃道：『是谁给了宝玉气受？坐在那里哭呢！』紫鹃忙问：『在哪里？』雪雁道：『在沁芳亭后头桃花底下。』





紫鹃忙放下针线，一径来寻宝玉。走至
宝玉跟前，含笑说道：『我不过说了那么句话，
为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气，跑了这风地里来
哭，弄出病来还了得？』

宝玉忙笑道：『谁赌气了！我因为听你说
的有理，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
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想到这
里，自己伤心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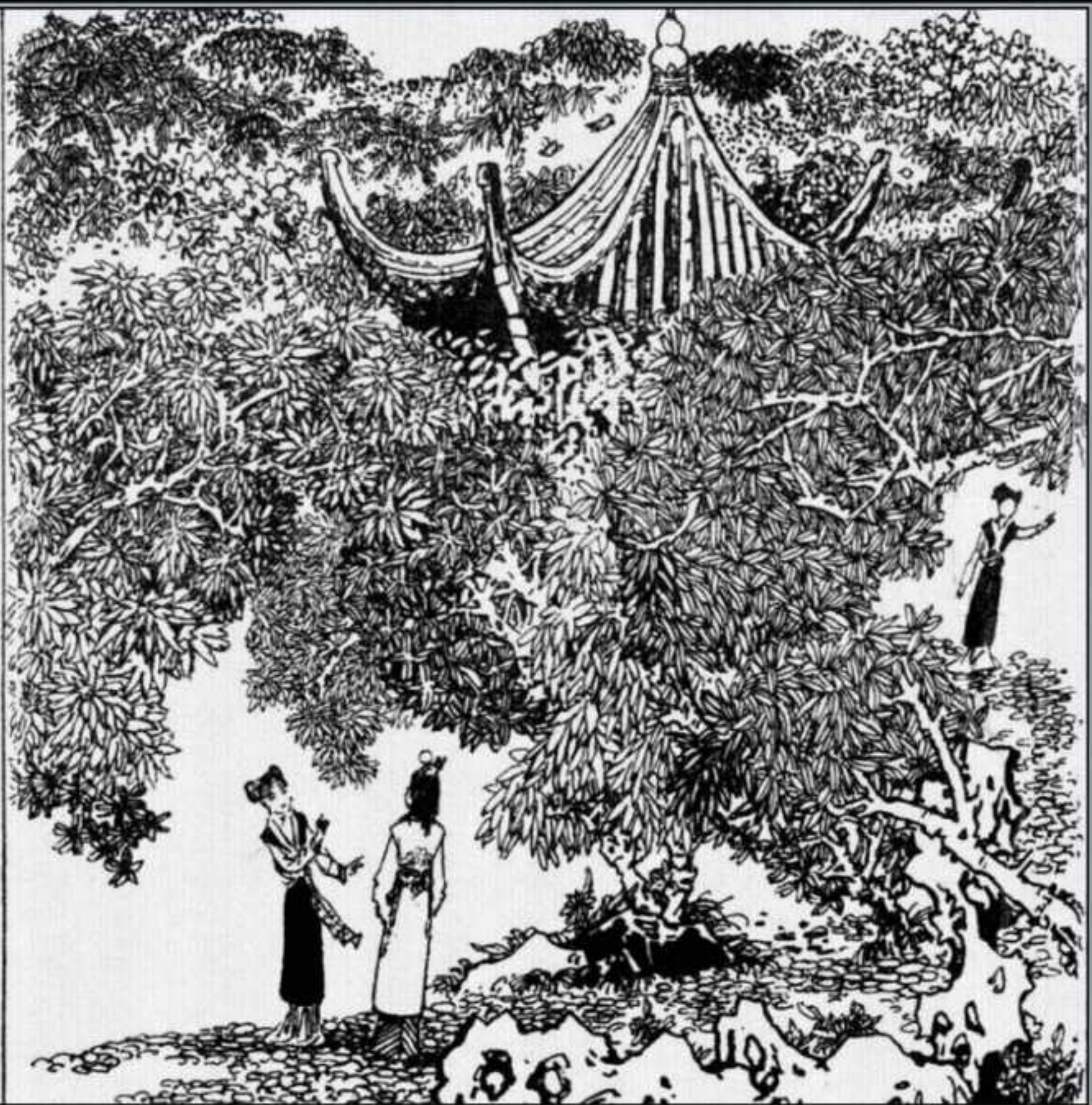


紫鵲故意說：『明年妹妹回蘇州去了，看你怎樣？』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才接了來的。』

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撒謊了。』

紫鵲冷笑道：『你太小看人了。你們賈家是大族，林家也是世代书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給亲戚的，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回林家的。早則明年春，遲則秋天，林家必有人來接。』





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么回答，等了半天，见他只不作声，才要再问，只见秋纹来寻宝玉，自己便回房去了。

到得怡紅院中，襲人見宝玉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不禁慌起来了。一会儿，更觉宝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众人见了这样，一时忙乱起来。





她们不敢去回贾母，先差人去请宝玉的乳母李嬷嬷来。李嬷嬷用手向他脉上摸了摸，着力在嘴唇人中上掐了两下，竟也毫无反应。

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大哭起来。袭人因她年老多知，所以请她来看，如今见她也说是不中用了，都信以为实，也哭起来。





秋纹便告诉袭人方才看到的事，袭人忙到潇湘馆来，见紫鹃正服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问紫鹃道：『你刚才和我们宝玉说了些什么话？你瞧瞧他去！』说着，泪流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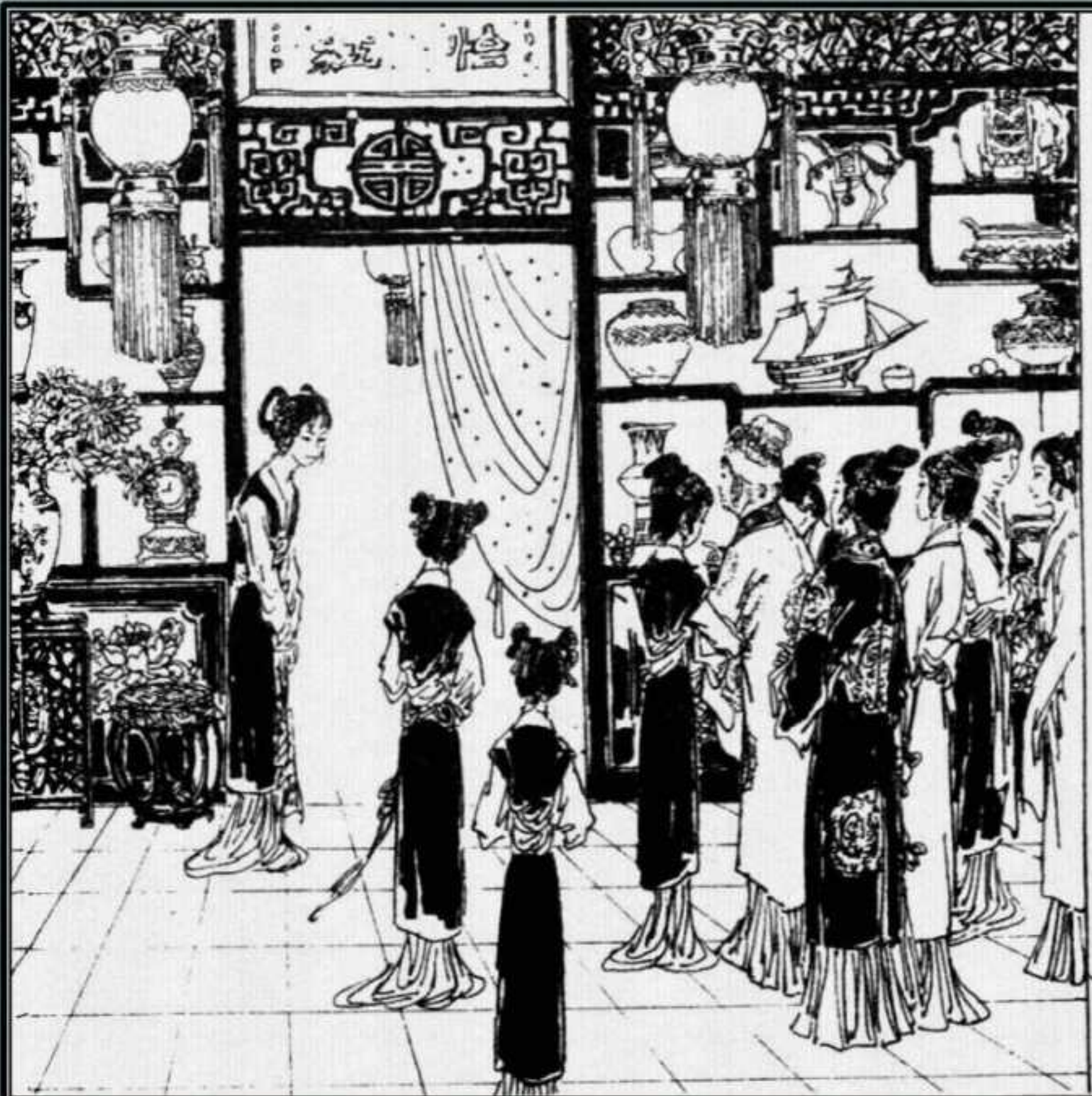
黛玉因問：『怎么了？』襲人將宝玉的景况說了，黛玉听说，『哇』的一声，将所服之药，一口呕出，抖肠搜肺地大嗽了几阵。紫鹃忙上来捶背，黛玉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吧。』





紫鹃道：『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玩笑话，他就认真了。』黛玉推着紫鹃说：『你说了什么话，趁早儿去解释，他只怕就醒过来了。』

紫鵲跟裘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賈母一見紫鵲，便眼內出火，罵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鵲忙道：『并没敢说什么，不过说几句玩话。』





谁知宝玉见了紫鹃，方『噯呀』一声，哭出来了。又一把拉住紫鹃，说：『要去连我带了去！』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才知是紫鹃说要回苏州去，一句玩话引出来的。

正说着，有人禀报：『林之孝家的、赖大家的，都来瞧哥儿来了。』宝玉听了一个『林』字，便说：『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她们来了，快打出去吧！』贾母忙说：『打出去吧！』





一时宝玉又看见了十锦榻子上陈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说：『那不是接她们的船来了？湾在那里呢！』贾母忙命袭人拿下来。

宝玉伸手要，袭人递过去，宝玉便掖在被中，笑道：『这下，林妹妹可去不成了。』一面说，一面死拉着紫鹃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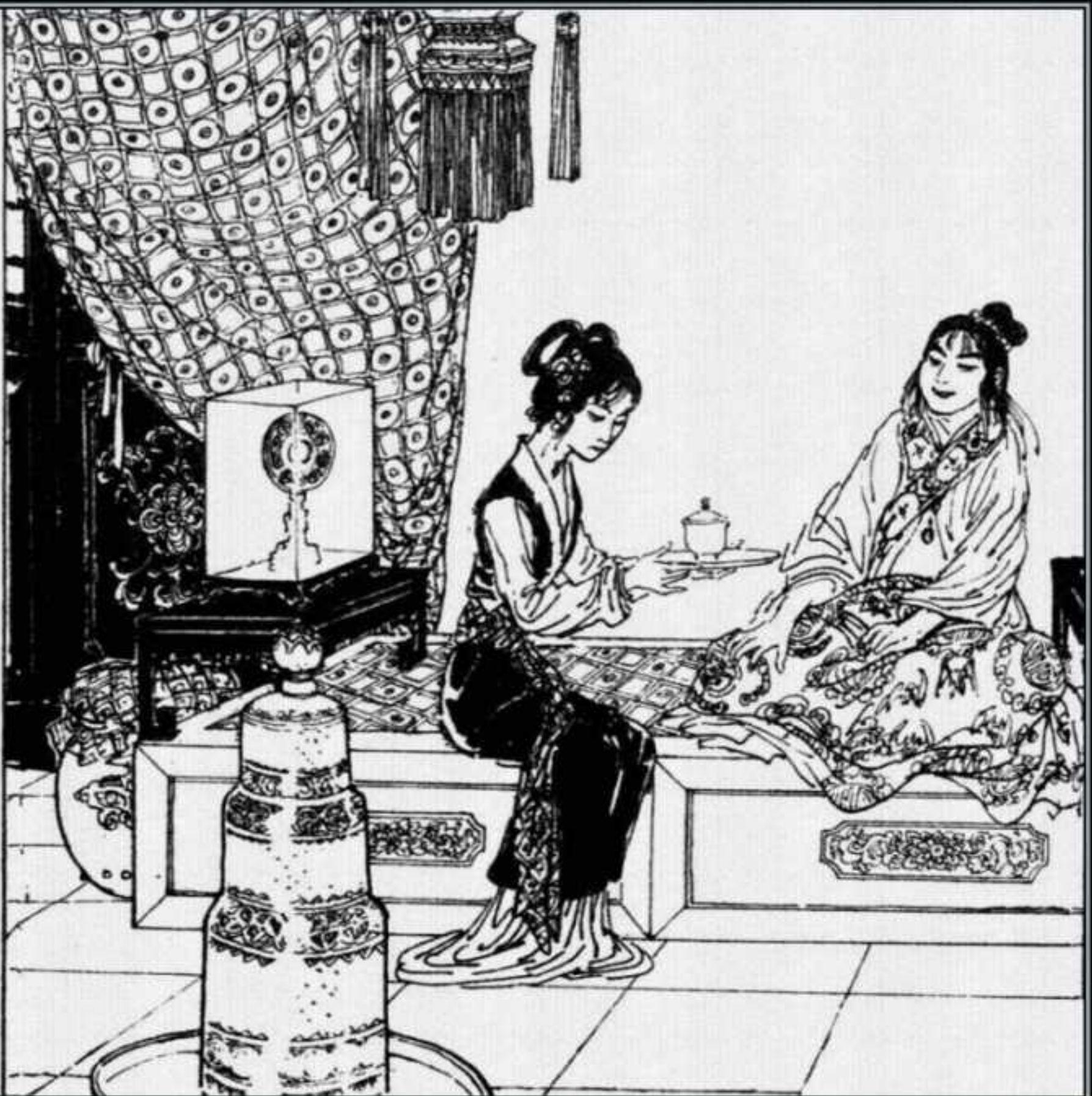




一会儿，王太医来了。他拿了宝玉的手，
诊了一会脉，回贾母道：『世兄这症，乃是急
痛迷心。不过一时壅蔽，无妨。』说毕，便开
了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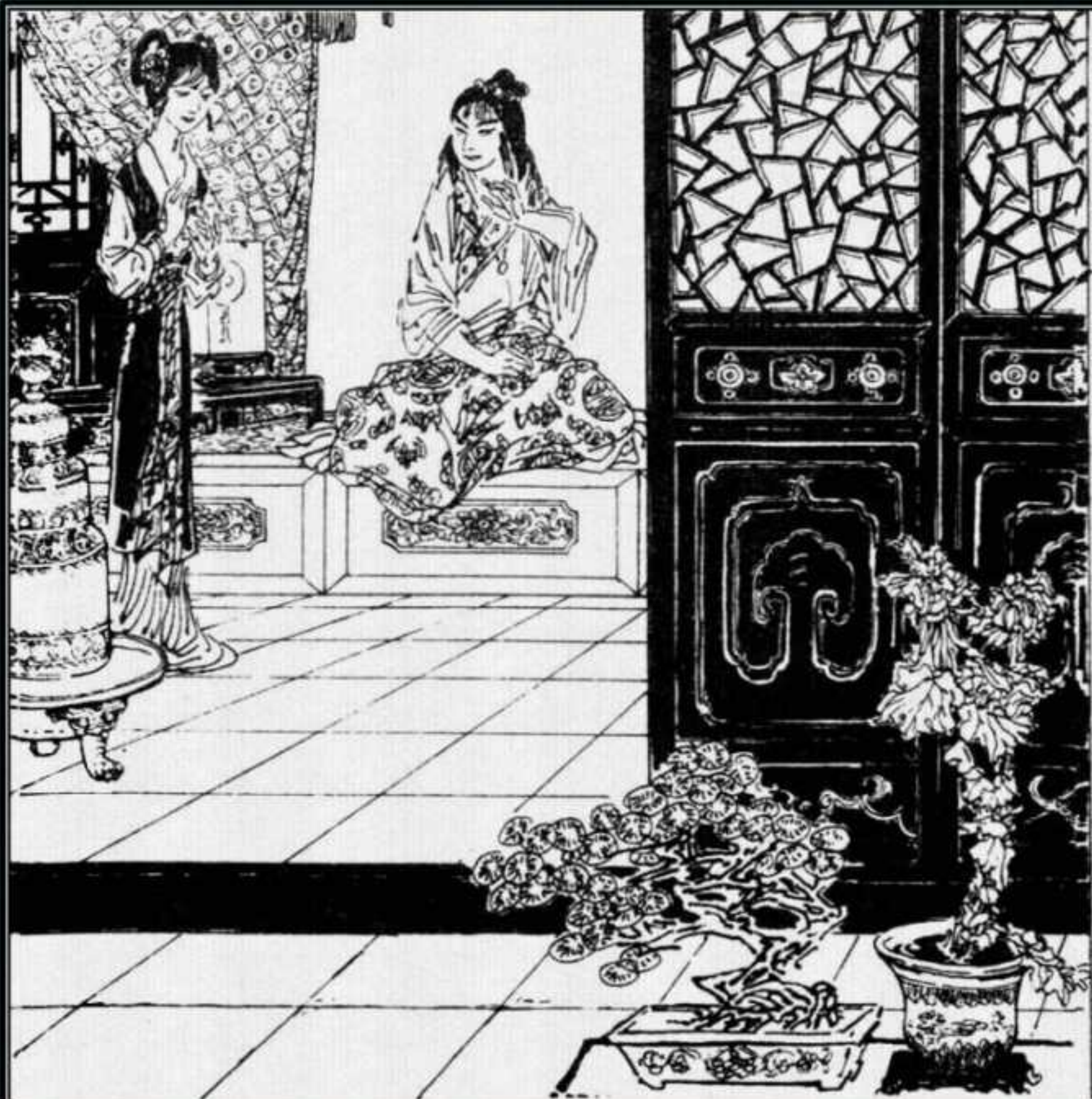
按方服药，果觉比先安静。无奈宝玉只不肯放紫鹃，说是她去了，就是要回苏州。贾母、王夫人无法，只得命紫鹃守着他。





次日，又服了王太医的药，渐渐好了起来。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鹃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态。紫鹃自那日也着实后悔，如今日夜辛苦，并无怨意。

待无人时，宝玉问紫鹃为什么唬他？紫鹃说是哄着玩的。林家纵有人来接，老太太也不会放。宝玉道：『便是老太太放，我也不依！』紫鹃道：『只怕是嘴里的话。将来娶了亲，你眼睛里还有谁！』





宝玉心里原只有一个黛玉，听紫鹃如此说，急得咬牙切齿地说：『我只愿这会子立刻就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这才好！』一面说，一面滚下泪来。紫鹃忙上来替他擦眼泪。

过了几日，紫鹃笑道：『你也好了，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去了。』宝玉道：『你就去罢。我告诉你一句话：从此后，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





紫鵑回到瀟湘館，把寶玉的形景說與黛玉听，又道：『寶玉的心倒實，听见咱们去，就这么病了。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一处长大，脾气情性都彼此知道。』黛玉啐道：『你嚼什么蛆！』

紫鵲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几年了：又沒个父母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還不趁老太太健在，作定了大事要紧。沒听俗语说的「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黛玉说：『这丫头今日可疯了！怎么去了
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口内虽如此说，心
里未尝不伤感。待紫鹃睡了，竟哭了一夜。

且说宝玉病愈以后，一日，有小厮来说：『老爷叫二爷说话。』宝玉忙整理了衣裳，来至贾政书房中。贾政道：『你近来作些什么功课？每每听见你推病，不肯念书。如今可好了？』





不等宝玉答话，又说：『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习学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

第二天，贾政亲自带了宝玉到家塾中，托付代儒说：『目今只求叫他读书、讲书、作文章，倘或不听教训，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他。』说毕，作了一个揖告辞。





代儒回身进来，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
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便走过去说：『宝玉，我
听见说你前儿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宝玉道：
『大好了。』

代儒道：『如今论起来，你可也该用功了。你父亲望你成人，恳切的很。』接着规定他每日早起理书，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几篇文章。宝玉一口答应。





宝玉闷着头看了一会书。代儒道：『今日头一天，早些放你家去吧。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试试你近来的功课如何？』说的宝玉心中乱跳。

宝玉放学回来，见过贾母、贾政，恨不得一步就走到潇湘馆。刚进门口，便拍着手笑道：『我依旧回来了。』黛玉唬了一跳，说道：『我恍惚听见你念书去了，这么早就回来了？』





宝玉坐下说：『嗟呀！今儿被老爷叫了念书去时，心上倒象没有和你们见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这会子瞧见你们，竟如死而复生的一样。古人说，「一日三秋」，这话再不错的。』

黛玉微微一笑，因叫紫鵲：『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紫鵲笑着答应。





宝玉接过茶碗说：『念什么书？我最讨厌的是那些八股文章，拿它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真正是胡说八道。老爷叫我学这个，我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

黛玉道：『我們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候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





宝玉听着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正在这时，袭人打发秋纹来接宝玉，他就告辞了。

宝玉回到怡红院，袭人迎出来道：『方才太太打发人来说：如今老爷发狠叫你念书，丫环们再敢和你玩笑，都要照晴雯、司棋的例办。我服侍你一场，赚了这些话，有什么趣儿！』说着伤起心来。





宝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书，太太再不说你们了。我今儿晚上还要看书，明日师父叫我讲书呢。』说完，赶忙吃了晚饭，就叫点灯。

他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不知從何
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里头，似乎明白；
细按起来，却不很明白。心想：『我在诗词上
觉得很容易，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便呆呆
的坐着呆想。





这一夜，宝玉觉得微微有些发烧，先是翻来复去睡不着，也不敢吵嚷，生怕老爷知道了，说他装病逃学；等睡醒了，却已红日高升。

他急忙赶到学里，代儒已经变着脸，说：『怪不得你老爷生气，说你没出息。第二天你就懒惰。这是什么时候才来？』宝玉把昨儿发烧的话说了一遍，方过去了。





到了下午，代儒道：『宝玉，有一章书，你来讲讲。』宝玉过来一看，却是『后生可畏』章。宝玉心上说：『这还好！幸亏不是「学」、「庸」。』

宝玉先念了一遍，说：『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教他及时努力，不要弄到老大无成。先将「可畏」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后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代儒点点头，又要他串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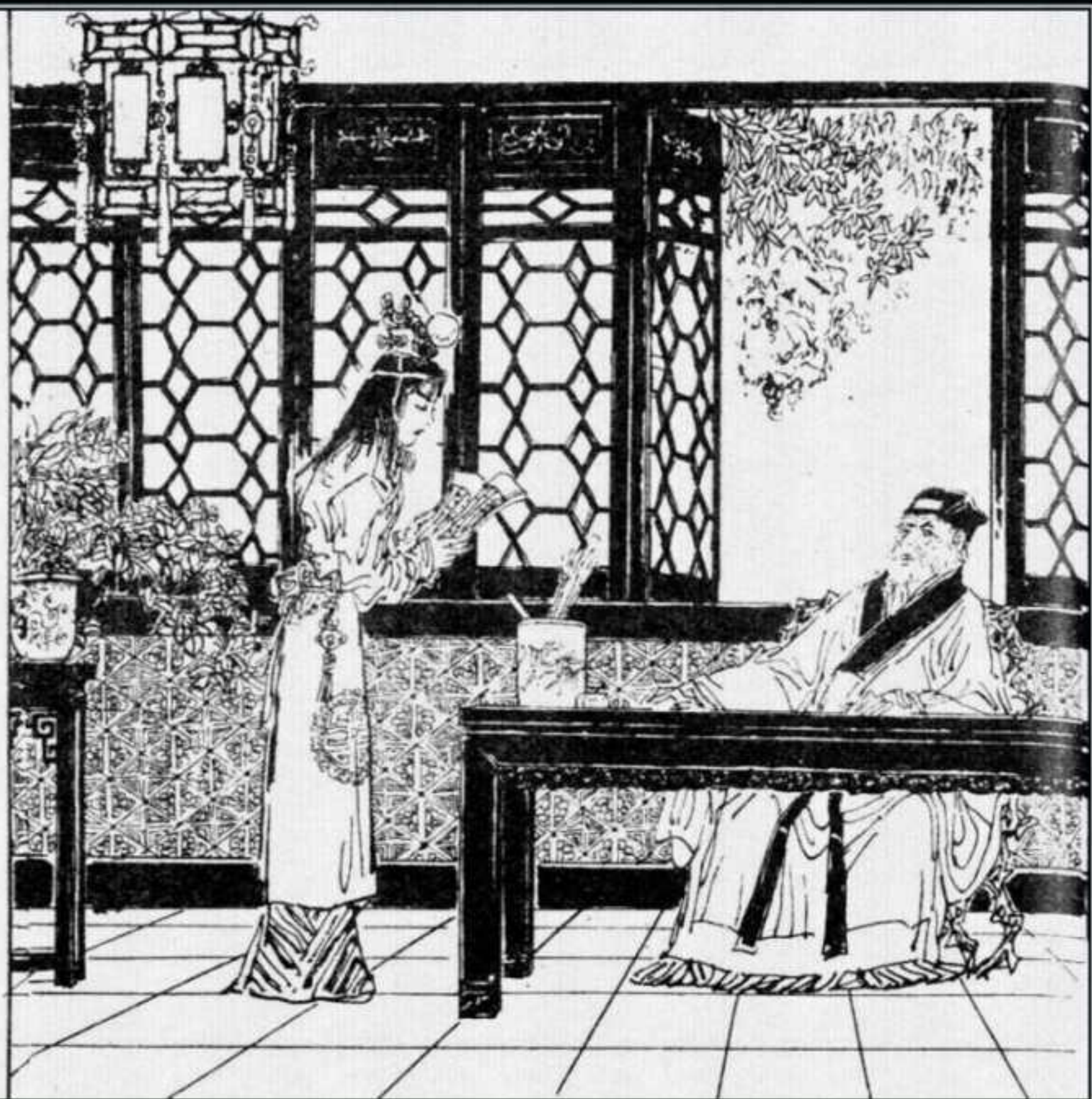




宝玉道：『圣人说：人生少时，心思才力，样样聪明能干，实在是可怕的；若是悠悠忽忽，到四、五十岁，也不能够发达，这种人，虽是他后生时象个有用的，到那时，也就没人怕他了。』

代儒又要他讲另一章，宝玉看时，却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宝玉觉得这一章有些刺心，便陪笑道：『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代儒道：『胡说！譬如场中出了这个题目，也说没有做头么？』





宝玉不得已，讲道：『是圣人看见人不肯好德，见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东西；那个色呢，虽也是先天带来，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欲，人哪里肯把天理好的象人欲似的？』

代儒道：『这也讲的罢了。我问你：你既懂得圣人的话，为什么正犯着这两件病？如今限你一个月，把旧书理清，以后我要出题目叫你作文章。如若懈怠，我是断乎不依的。』





宝玉低着头，听凭教训。代儒又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记着我的话。』自此，宝玉天天按着功课做去。

宝玉上学后，倒使袭人清闲了。她想自己本不是宝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只怕娶了个厉害的奶奶来，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后身。素来看贾母、王夫人及凤姐的光景，自然是黛玉无疑了。





想到此际，脸红心热，便来找黛玉，想探探她的口气。那黛玉正在看书，见是袭人，欠身让座。袭人也连忙迎上来问：『姑娘这几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哪里能够？不过略硬朗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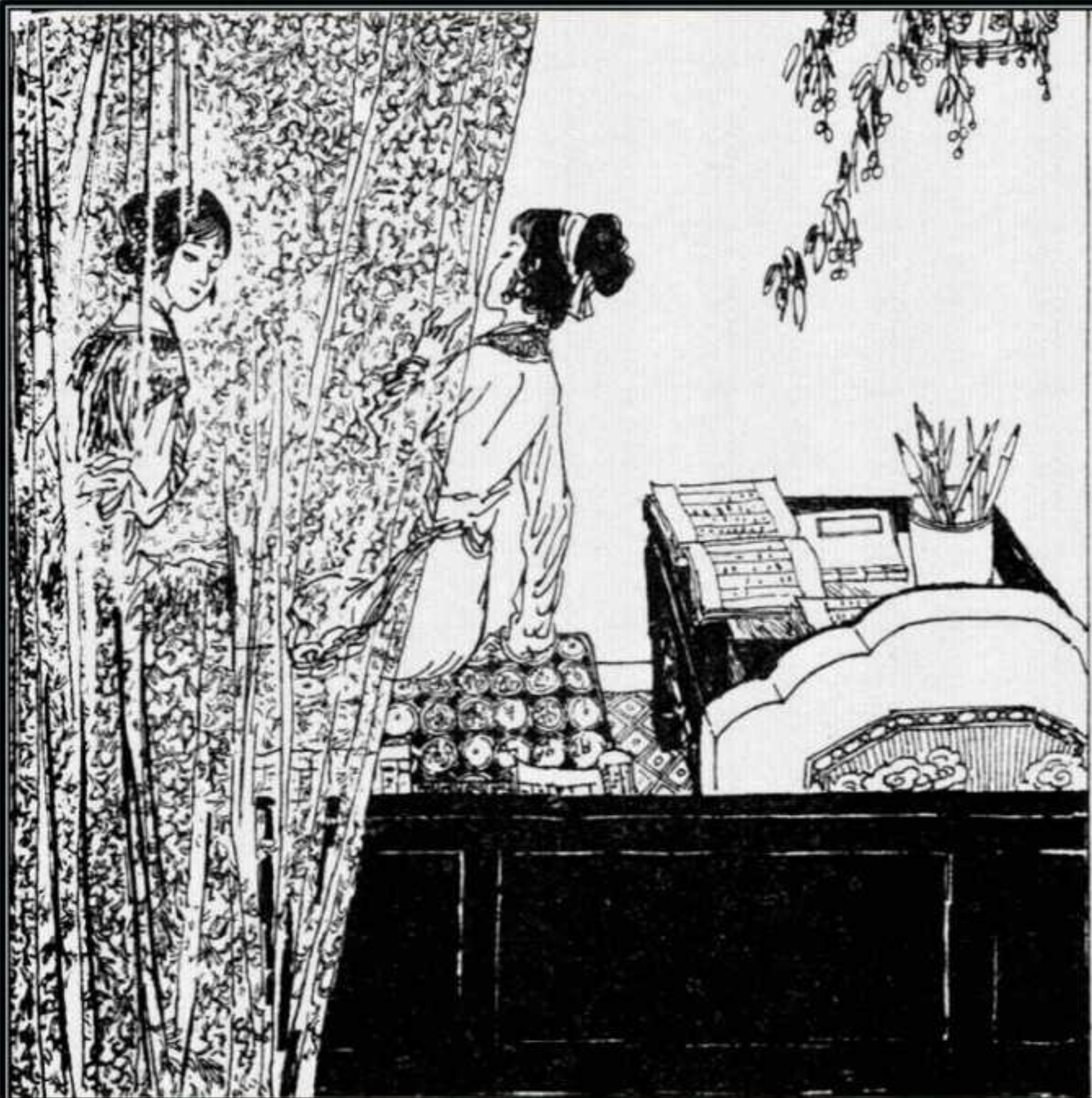
黛玉閑談中提及寶釵和香菱長久不見了，襲人趁機道：『你还提香菱呢！撞着这位「太岁奶奶」，难为她怎么过！』又伸出二个指头道：『说起来，比她还厉害，连外头的脸面都不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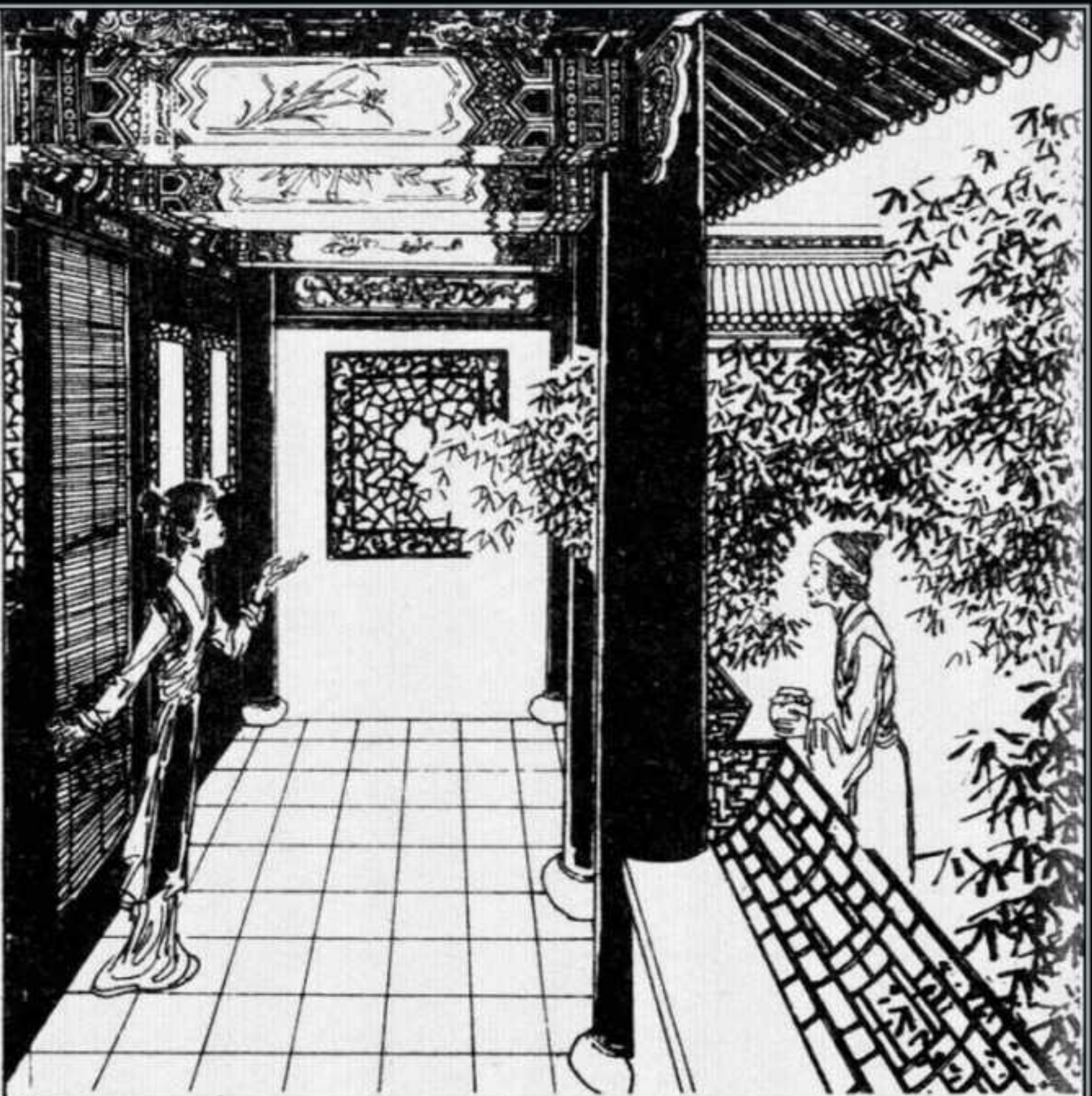




黛玉明白她指的是璉二嫂子，接着道：『她也够受了，尤二姑娘怎么死了！』袭人道：『可不是，想来都是一个人，不过名分里头差些，何苦这样毒？外面名声也不好听。』

黛玉从不闻袭人背地里说人，今听此话有因，心里一动，便说道：『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





说着，只听一个婆子在院里问道：『这里是林姑娘的屋子吗？』雪雁出来一看，模糊认得是薛姨妈那边的人，便问有什么事？婆子道：『我们姑娘打发来给这里林姑娘送东西的。』

雪雁領那婆子進來。婆子請了安，且不说送什麼，只是覷着眼瞧黛玉。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宝姑娘叫你来送什麼？』婆子方笑道：『送一瓶蜜餞荔枝。』將一个瓶兒遞給雪雁。





她又回头看看黛玉，笑着向袭人说：『怪不得我们太太说，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原来真是天仙似的！』说着，告辞出去，嘴里还只管说：『这模样儿，除了宝玉，什么人擎受的起！』

黛玉只裝沒聽見。襲人笑道：『怎么人到
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听着又生氣，
又好笑。』說了一会話辭去。





这日黛玉将睡，猛想起日间老婆子的话，因想：『自己身体不好，年纪又大了，看宝玉的光景，心里虽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深恨父母在时，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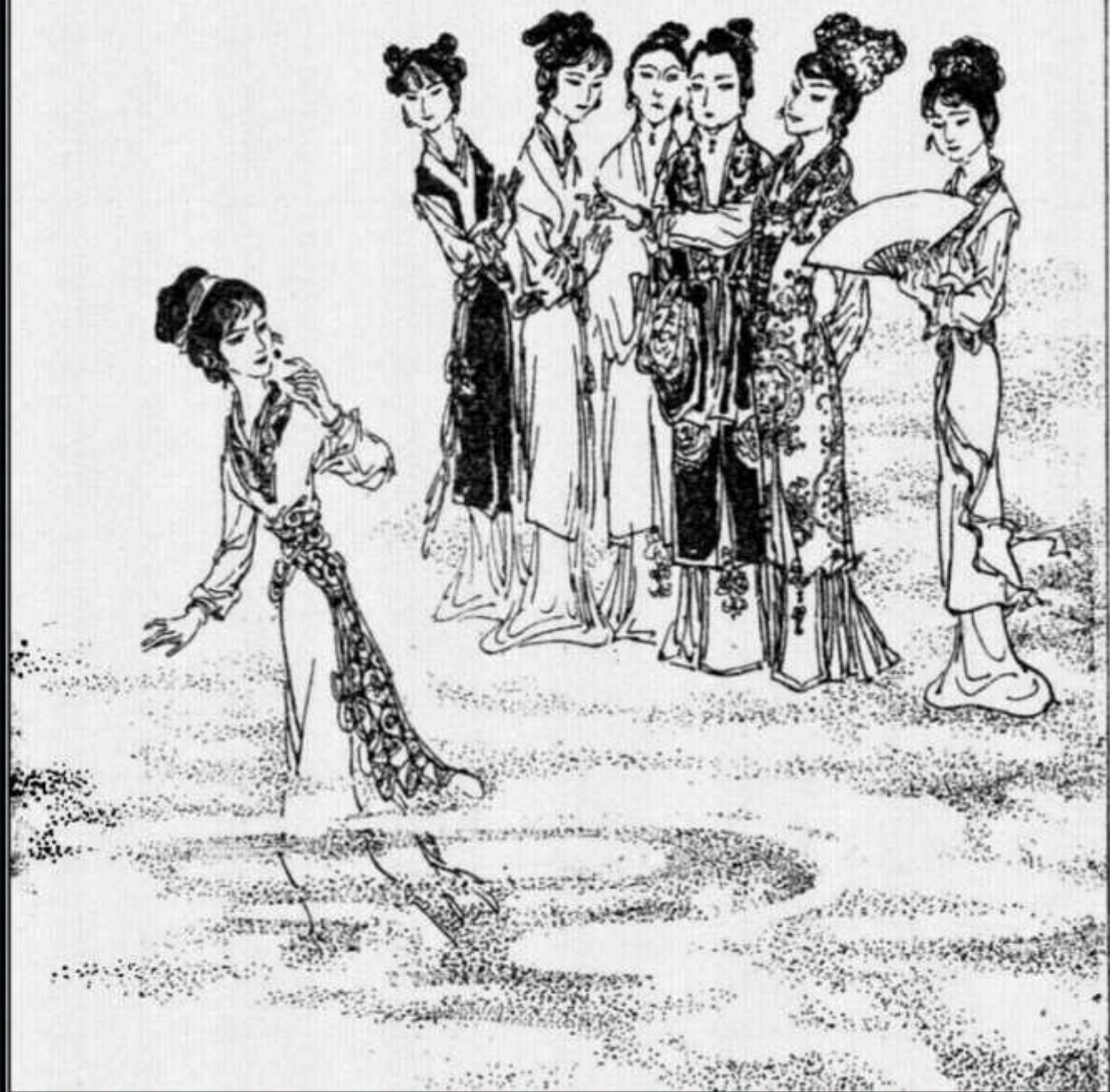
又转念一想：『倘若父母在时，别处定了婚姻，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时尚有可图。』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竟象辘轳一般。叹了一口气，掉了几点泪，和衣倒下。





只見丫頭來說道：『外面雨村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虽跟他读过书，却不比男学生，要见我做什么？』因叫丫頭回复身上有病，不能出见。丫頭道：『只怕要与姑娘道喜，南京还有人来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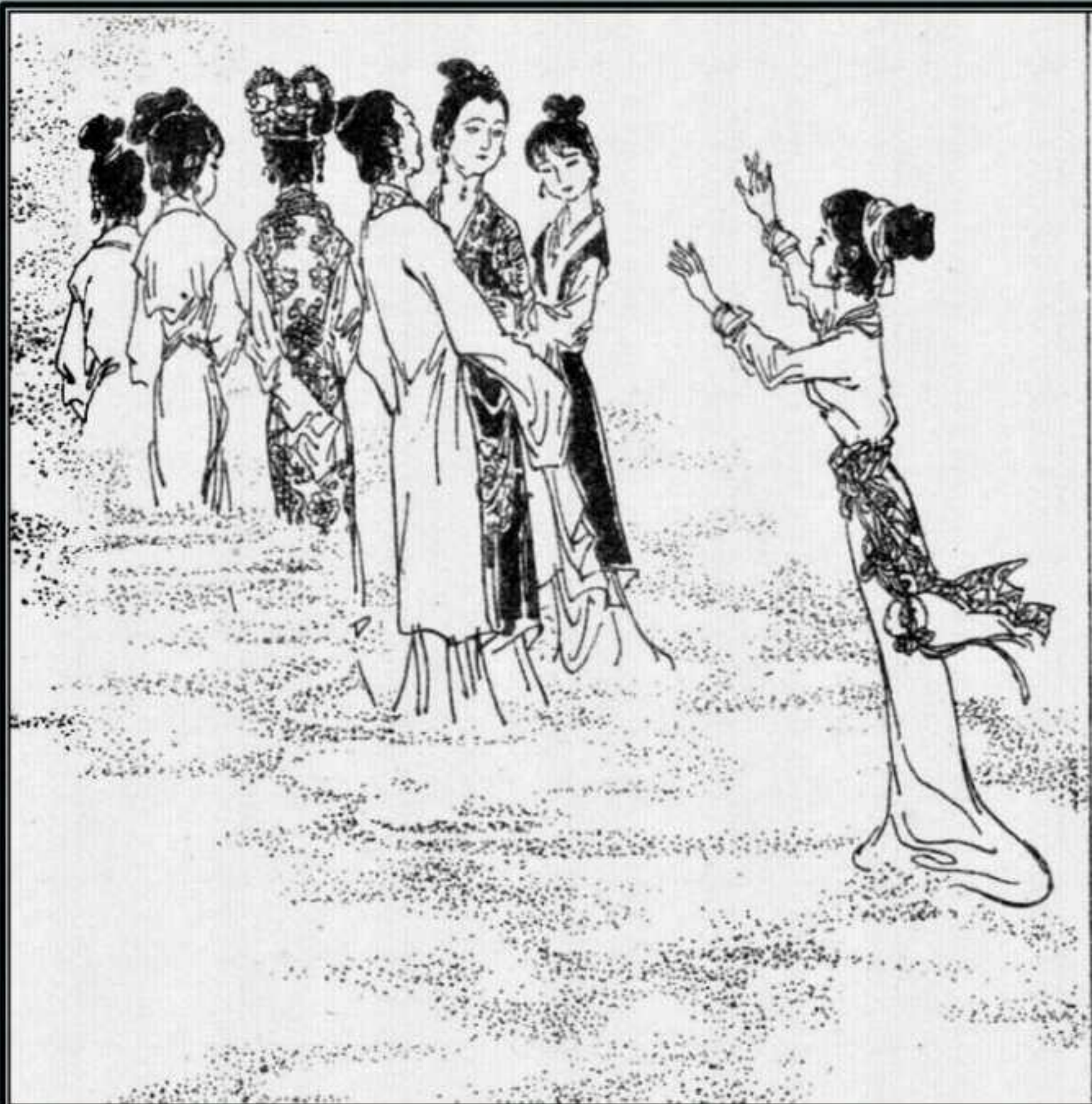
说着，又见凤姐等人进来笑道：『我们一来道喜，二来送行。』黛玉慌道：『你们说什么话？』凤姐道：『你还装什么呆？你难道不知道：林姑爷升了湖北的粮道，娶了一位继母，十分合心合意。』





凤姐又道：『如今你继母作主，托贾雨村作媒，将你许了你继母的什么亲戚，还说是续弦，所以着人到这里来接你回去。大约一到家中，就要过去的。』说得黛玉一身冷汗。

黛玉心上着急，硬说道：『没有的事，都是凤姐姐混闹！』只见邢夫人向王夫人使个眼色儿：『她还不信呢，咱们走吧。』黛玉含着泪道：『二位舅母坐坐去。』众人不言语，都冷笑而去。





黛玉心想：『此事惟求老太太，或还有救。』恍惚又和贾母在一处似的，因说：『老太太救我！我南边是死也不去的。』贾母呆着脸道：『这个不干我事。做了女人，总是要出嫁的。在此地终非了局。』

黛玉情知求去无用，不如寻个自尽，站起来，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没有亲娘，便是外祖母与舅母，平时何等待的好，可见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么独不见宝玉？或见他一面，他还有法儿。』





便见宝玉站在面前，笑嘻嘻的道：『妹妹大喜呀！』黛玉越发急了，说：『好！宝玉，我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宝玉道：『我怎么无情无义？你既有了人家儿，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

黛玉越听越气，拉着宝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谁去？』宝玉道：『你要不去，就在这里住着。你原是许了我的，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黛玉恍惚又象果曾许过宝玉的，心内转悲为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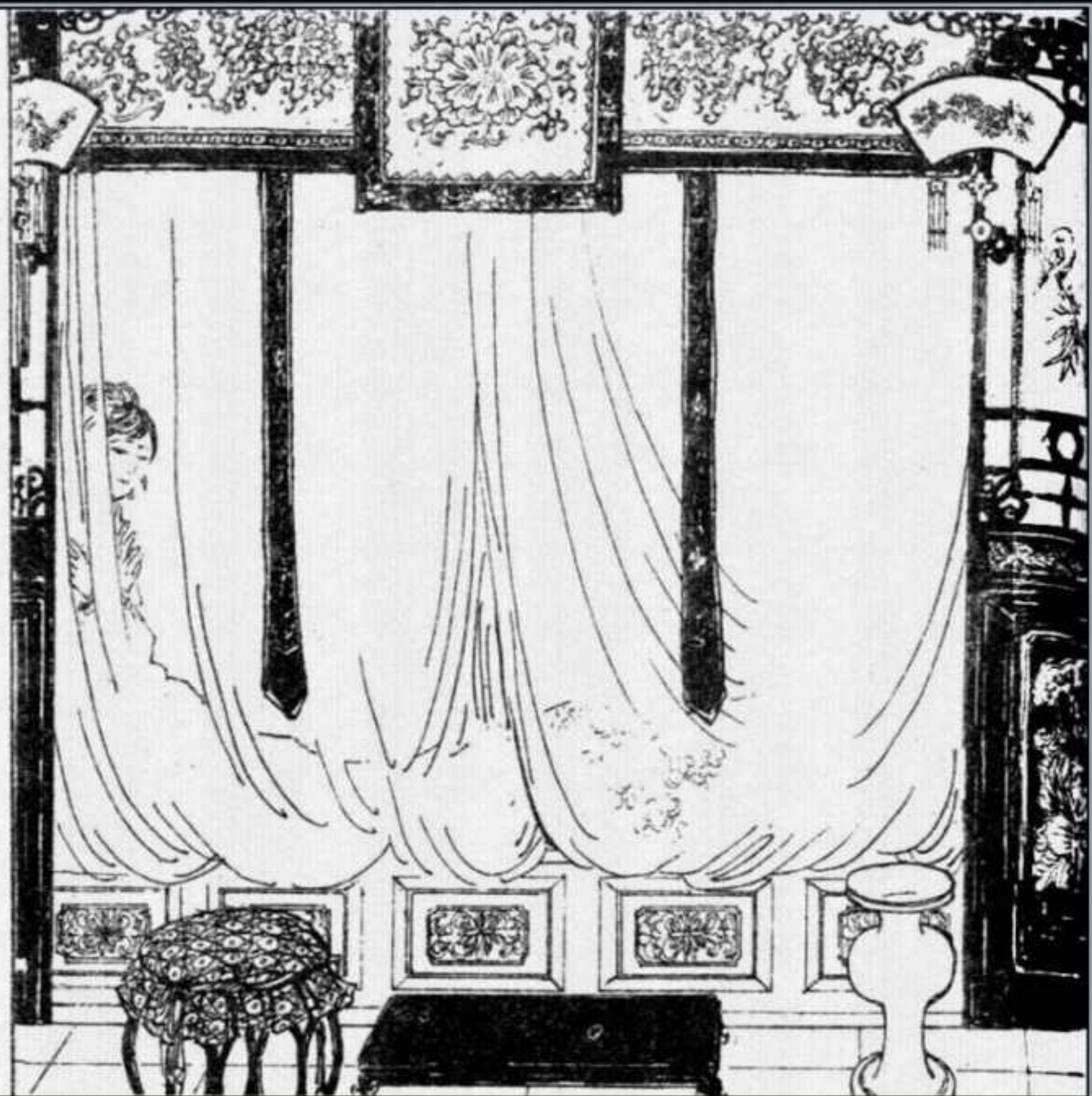


黛玉问宝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瞧瞧我的心！』说着，拿着一把小刀往胸口上一划，还把手在划开的地方乱抓。

黛玉吓得魂飞魄散，抱住宝玉，放声大哭。只听见紫鹃叫道：『姑娘，姑娘！怎么魔住了？快醒醒儿，脱了衣服睡吧。』黛玉一翻身，却原来是一场恶梦。



这一夜，黛玉翻来复去，千愁万绪，哪里睡得着？只听得外面淅淅飒飒，又象风声，又象雨声。一会儿，觉得窗缝里透进一缕冷风来，吹得汗毛直竖。



当窗户纸发清时，黛玉又咳嗽起来，把紫鹃也咳醒了。紫鹃道：『姑娘，你还没睡着吗？别尽想长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尝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吧。』说了，又嗽起来。





紫鹃捧过痰盒，等黛玉吐完了痰，开了屋门去倒那盒子时，只见痰中有血，不觉失声道：『嗟呀！这还了得！』黛玉因为喉间有些甜腥，早自疑惑，听见紫鹃如此说，心中觉了八九分。

紫鵲看着不好，連忙嘮嘴要雪雁叫人去。
雪雁剛出門，正遇上探春、湘云來看黛玉。





探春、湘云都坐在床沿上，看了黛玉这
般光景，也自伤感。紫鹃悄悄向两人示意看
痰盒儿。湘云到底年轻，性情又直爽，看了
吓的惊疑不止，说：『这是姐姐吐的？这还了
得！』

探春見湘云冒失，连忙解释道：『这不过是肺火上炎，带出一半点来，也是常事。偏是云丫头，不拘什么，就这样蝎蝎螫螫的！』湘云自悔失言，红了脸。





探春、湘云正在劝慰黛玉，忽听外面一个人嚷道：『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黛玉听了，大叫一声道：『这里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两眼反插上去。

原來黛玉寄人篱下，凡事留心，听了方才的话，疑是骂自己。探春会意，开门出去，看见一个老婆子正赶着一个毛丫头骂。便骂道：『你们这些人，如今越发没王法了，这里是你骂人的地方吗？』





老婆子见是探春，连忙陪着笑脸说道：『刚才是我的外孙女儿，看见我来了，她就跟了来。我怕她闹，所以才吆喝她回去，哪里敢在这里骂人呢？』说着，一扭身去了，那丫头也就跑了。

探春回來，笑着對黛玉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嗎？她是罵她的外孫女兒，我剛才也聽見了，她們懂得什麼避諱！』黛玉嘆了口氣。





探春、湘云又说了一会要黛玉安心吃药、养病的话，说要到老太太那儿去。黛玉流泪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里，只说我请安，身上略有点不好，也不用老太太烦心的。』

探春等到了贾母那边，提起黛玉的病来，贾母自是心烦，说道：『偏是这两个「玉」儿多病多灾的。林丫头一来二去的大了，她这个身子也要紧。我看那孩子太心细。』众人也不敢答言。





次日，贾琏陪着王太医来给黛玉看病。大夫诊了脉，说：『六脉皆弦，因平日郁结所致。这病时常应得头晕，且多疑多惧，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其实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

紫鵲点点头儿，向贾琏道：『说的很是。』王太医便去外书房开了方子。黛玉按方服药，病体果然渐渐的好了起来。





这期间，元妃也病了一场。贾母忽然想起探望元妃的情景，对贾政笑道：『娘娘心里却甚惦记着宝玉，前儿还特特的问他来着呢。』贾政陪笑道：『只是宝玉不大肯念书，辜负了娘娘的美意。』

贾母又道：『提起宝玉，我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们也该留神，看一个好孩子，给他定下，这也是他终身的大事。』贾政连连称是。





次日，宝玉下学回来，贾政盘问了一会功课，又看了他新近做的几篇文章，但觉词切言畅，倒也难得。便又出了一个题目，要他当面做一个破题，宝玉略一思索，便说了一个。

贾政心中喜欢，来外面和那些门客闲谈，说起方才的话来。有一个名叫王尔调的说：『据我们看来，宝二爷的学问已是大进了。』贾政道：『不过略懂得些罢咧，「学问」两字，早得很呢！』





王尔调又道：『晚生有句话和老世翁商议。做过南韶道的张老爷家，有一位小姐，生的德容俱全，但要富贵双全人家，女婿又要出众，我想老世翁这样门楣，宝二爷这般才貌，包管一说就成。』

贾政道：『宝玉说亲，却也是年纪了，并且老太太常说起。但只张大老爷素来尚未深知。』另一门客道：『老世翁原来不知：这张府上原和邢舅太爷那边有亲的。』贾政听了，方知是邢夫人的亲戚。





当晚，贾政将此事说与王夫人知道。次日，王夫人便向邢夫人提起此事，邢夫人道：『听说张老爷只这一个女孩儿，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严，姑娘受不得委屈。必要女婿过门，赘在他家。』

贾母听到这里，不等说完，便道：『这断使不得。我们宝玉，别人服侍他还不够呢，倒给人家当家去！』又回头对王夫人道：『回来告诉你老爷，就说我的话：这张家的亲事是作不得的。』





恰好凤姐进来，贾母便把刚才的话告诉了她。凤姐笑道：『不是我当着老祖宗太太们跟前说句大胆的话：现放着天配的姻缘，何用别处去找？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太太怎么忘了？』

贾母笑了一笑，说：『昨日你姑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提？』凤姐道：『老祖宗和太太们在，哪有我们小孩子说话的地方？况且姨妈过来瞧老祖宗，怎能提这个？这也得太太们过去求亲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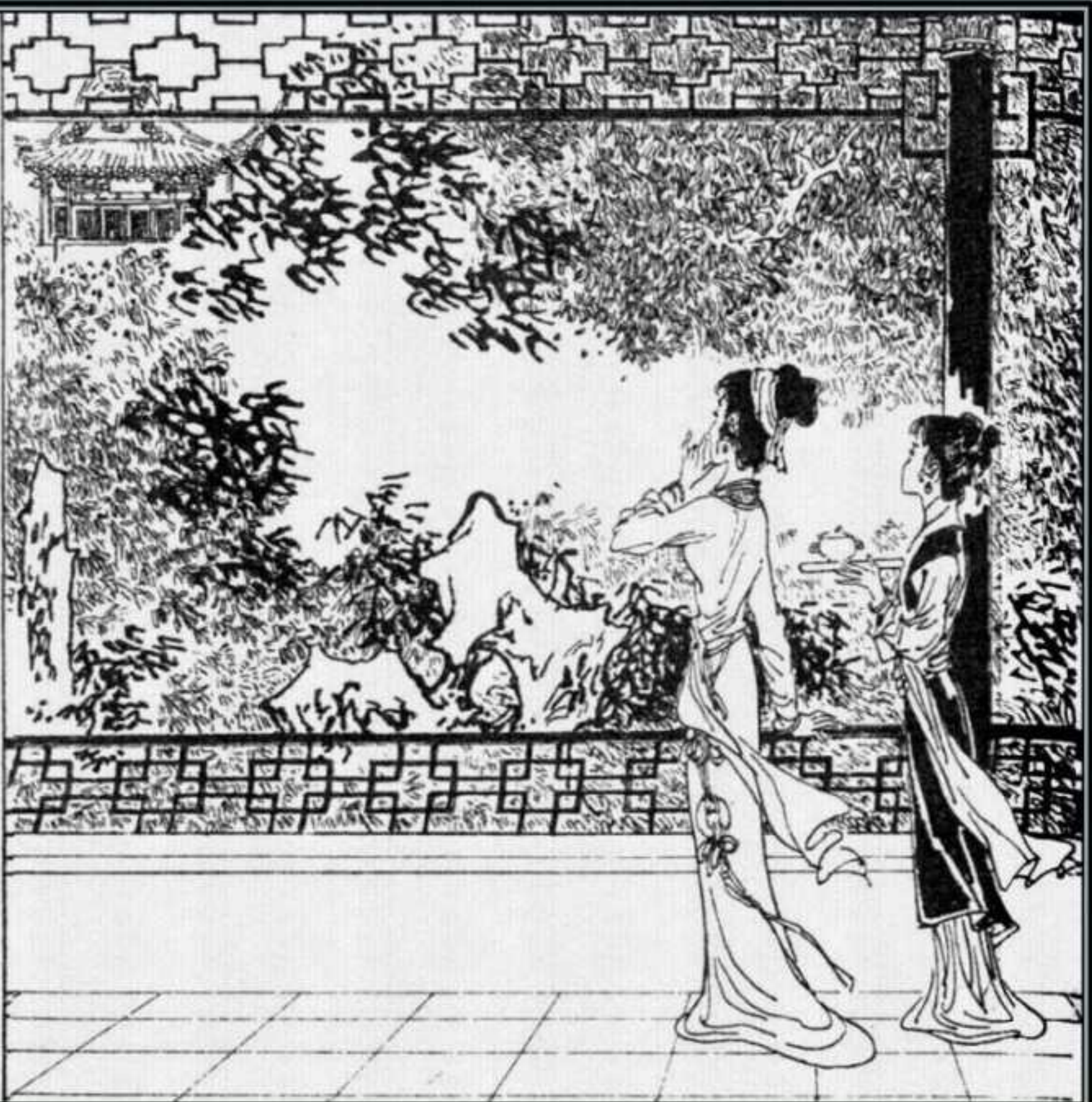




过了两天，凤姐果然陪着王夫人去见了薛姨妈。薛姨妈倒也十分愿意，只是目今薛蟠不在家，要等他回来商量。贾母听说，就要大家先别提起，等姨太太那边商量定了再说。

接着，贾政升任了工部郎中，贾府合宅人等，自然喜欢。一时，亲友族人来贺，摆酒唱戏，闹闹攘攘，一连热闹了三日。





这一日，黛玉看了戏回来，才要拿本书看，只听得园内的风穿过树枝，『唏溜哗喇』不住的响。便问雪雁道：『天气冷了，我前日叫你们把那些小毛儿衣裳晾晾，可曾晾过没有？』

雪雁知她要加衣，便將一包衣裳抱來打開，給黛玉自揀。只見內中夾着個絹包兒，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的舊絹子，自己題的诗，上面泪痕犹在。里头包着那剪破的香囊、扇袋和穗子。





黛玉不看则已，看了时，也不说穿哪一件衣裳，手里只拿着那两方手帕，呆呆的看那旧诗。看了一会，不觉得簌簌泪下。

紫鵲從外間進來見了，知她觸物傷情，感怀旧事，因笑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恼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象如今，哪里會呢？』





不料这几句话更提起黛玉初来时和宝玉的旧事来，越发珠泪连绵起来。紫鹃又劝道：『雪雁这里等着呢，姑娘披上一件罢。』黛玉才把手帕撂下，紫鹃连忙将香袋等物包起拿开。

这黛玉披了一件皮衣，自己闷闷的走到外间来坐下。因感怀身世，便濡墨挥毫，赋诗四章，翻入琴谱，可弹可歌。





她又叫雪雁向箱中将自己带来的短琴拿出，调上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又在南边学过几时，虽是手生，一理就熟。

次日，宝玉因家塾放学，吃完饭，便来找黛玉。走到门口，见雪雁在晾绢子，便问：『姑娘吃饭了吗？』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懒怠吃饭，这时候打盹儿呢。二爷且别处走走，回头再来吧。』





宝玉便到蓼风轩来，正值惜春与妙玉下棋。宝玉看了一会棋，说了一会闲话，那妙玉要回去了，宝玉便与她一起辞了惜春。

二人走近瀟湘館，忽听得叮冬之声。妙玉道：『哪里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妹在那里抚琴呢。』二人走至瀟湘馆外，在山子石上坐着静听，甚觉音调清切。





妙玉一面听琴，一面给宝玉讲解琴理。听了一会，说道：『这又是一拍。何忧思之深也！』宝玉道：『我虽不懂，但听声音，也觉得过悲了。』这时琴弦奏出更为凄厉的曲调，妙玉失声道：『太过了！』

正议论时，忽听得弦『嘯』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宝玉道：『怎么样？』妙玉也不答言，竟自走了。弄得宝玉满肚疑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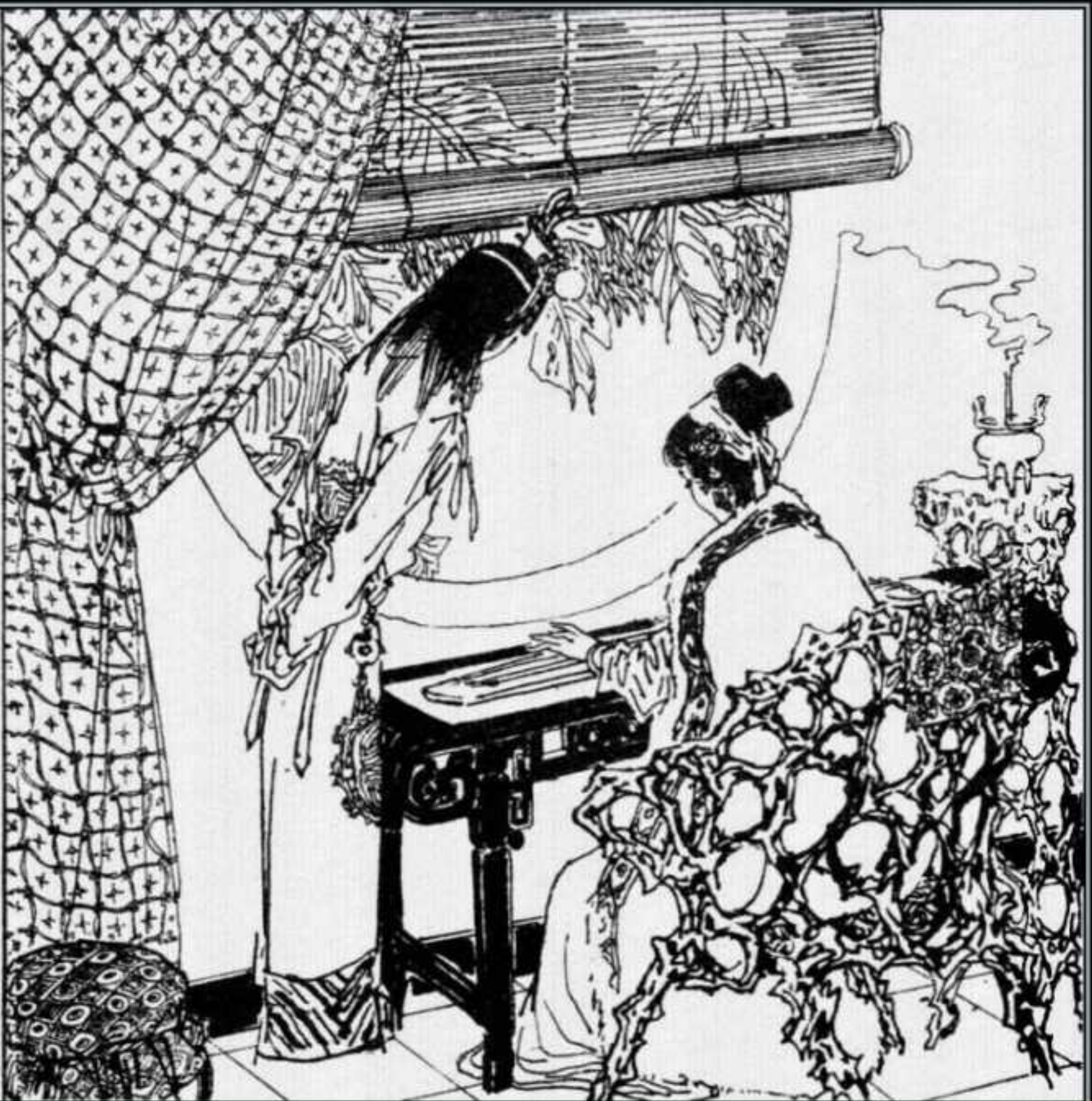




宝玉跑来问黛玉：『你刚才抚琴，前路是平韵，到末了忽转了仄韵，是什么意思？』黛玉道：『这是人心自然之音，奏到哪里就到哪里，原没有一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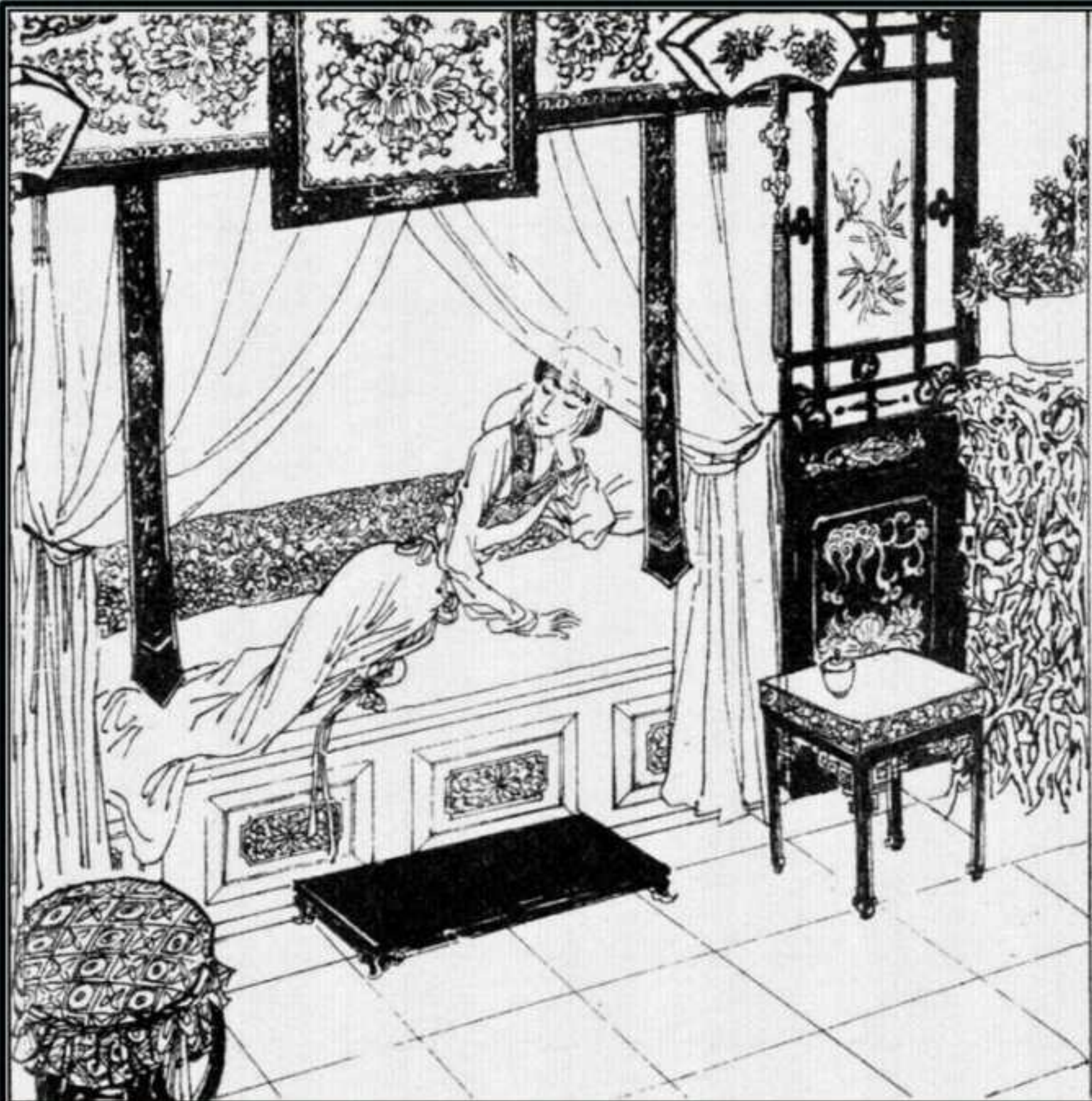
宝玉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听了一会子！』黛玉道：『古来知音人能有几个？』宝玉觉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心里象有许多话，却再无可讲的。





黛玉因方才的话也是冲口而出，此时回想，觉得太冷淡些，也就无话。宝玉越发打量黛玉设疑，便讪讪的站起来告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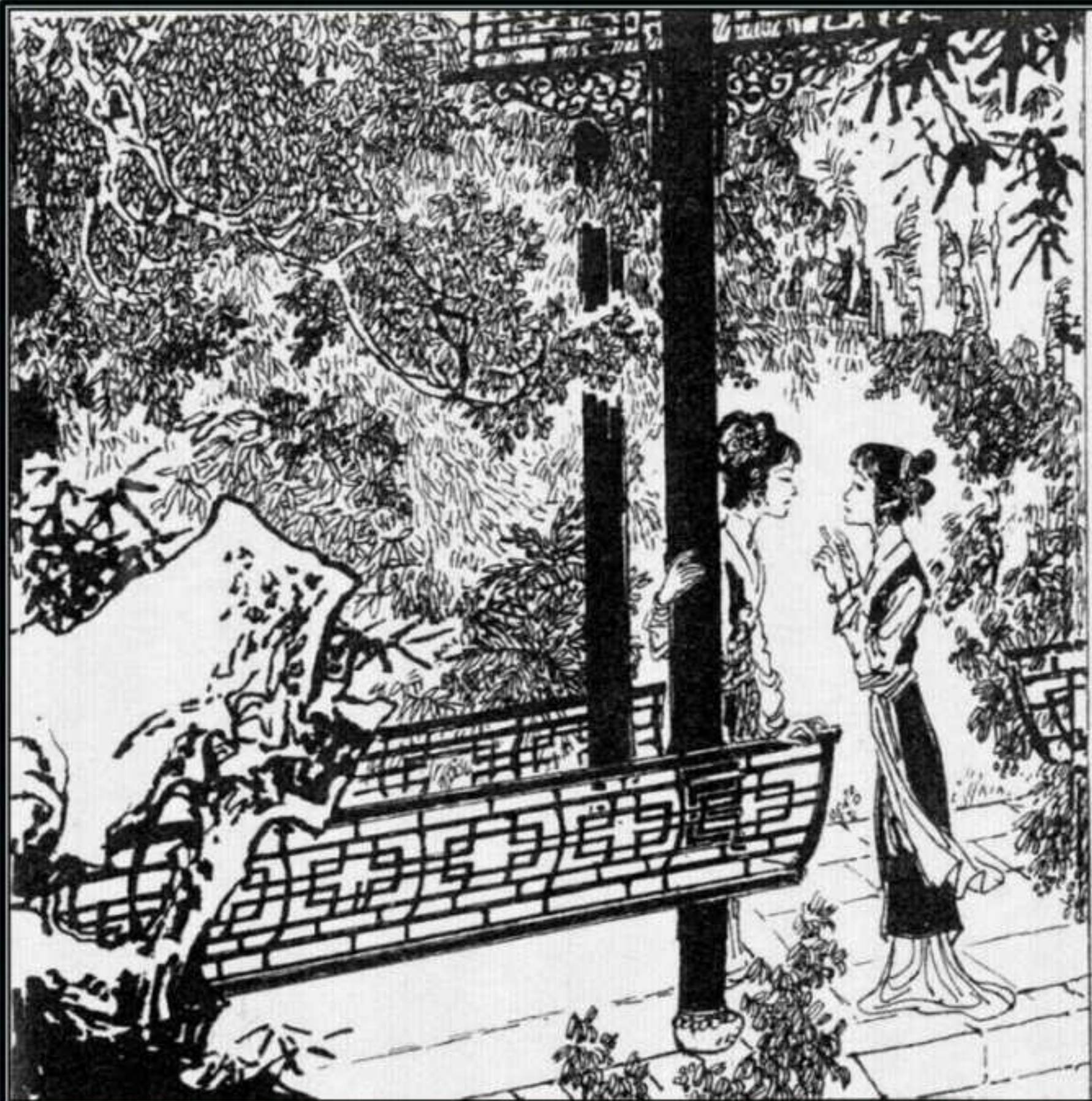
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己回來，悶悶的坐着，心里想道：『宝玉近来说话，半吞半吐，忽冷忽热，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歪在床上，慢慢的细想起来。





紫鹃出来，见雪雁一个人在那里发呆，问道：『你也有了什么心事了吗？』雪雁吓了一跳：『你别嚷，今日我听见了一句话，我告诉你听，你可别言语！』说着，往屋里努嘴儿。

雪雁引紫鵲走到門外，悄悄兒的道：『你聽見了么？宝玉定了亲了。』紫鵲吓了一跳，说道：『这是哪里来的话，只怕不真吧？』





雪雁说她那天到三姑娘那儿去，是侍书悄悄告诉的，说是什么知府家，家资好，人才也好。正说着，忽听得黛玉咳嗽了一声，紫鹃恐怕她出来听见，忙摇手止住。

往里望去，不见动静。紫鹃又问：『怎么家里没有人说起？』雪雁道：『侍书也说的，是老太太的意思。若一说起，恐怕宝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今日是你问我，我不犯瞞你。』





谁知黛玉已听得了七八分，如同将身体
摺在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之
梦。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
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自此便把身子
一天一天的糟蹋起来。

次日，黛玉清早起来，也不叫人，独自一个呆呆的坐着，对着镜子，珠泪儿断断连连。紫鹃在旁也不敢劝，只怕倒把闲话勾引起旧恨来。





黛玉要紫鹃把藏香点上，准备写经。紫鹃怕她太劳神，劝她歇着。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以后你们见了我的字迹，就算见了我的面儿了。』说着那泪直流下来。紫鹃也掌不住滴下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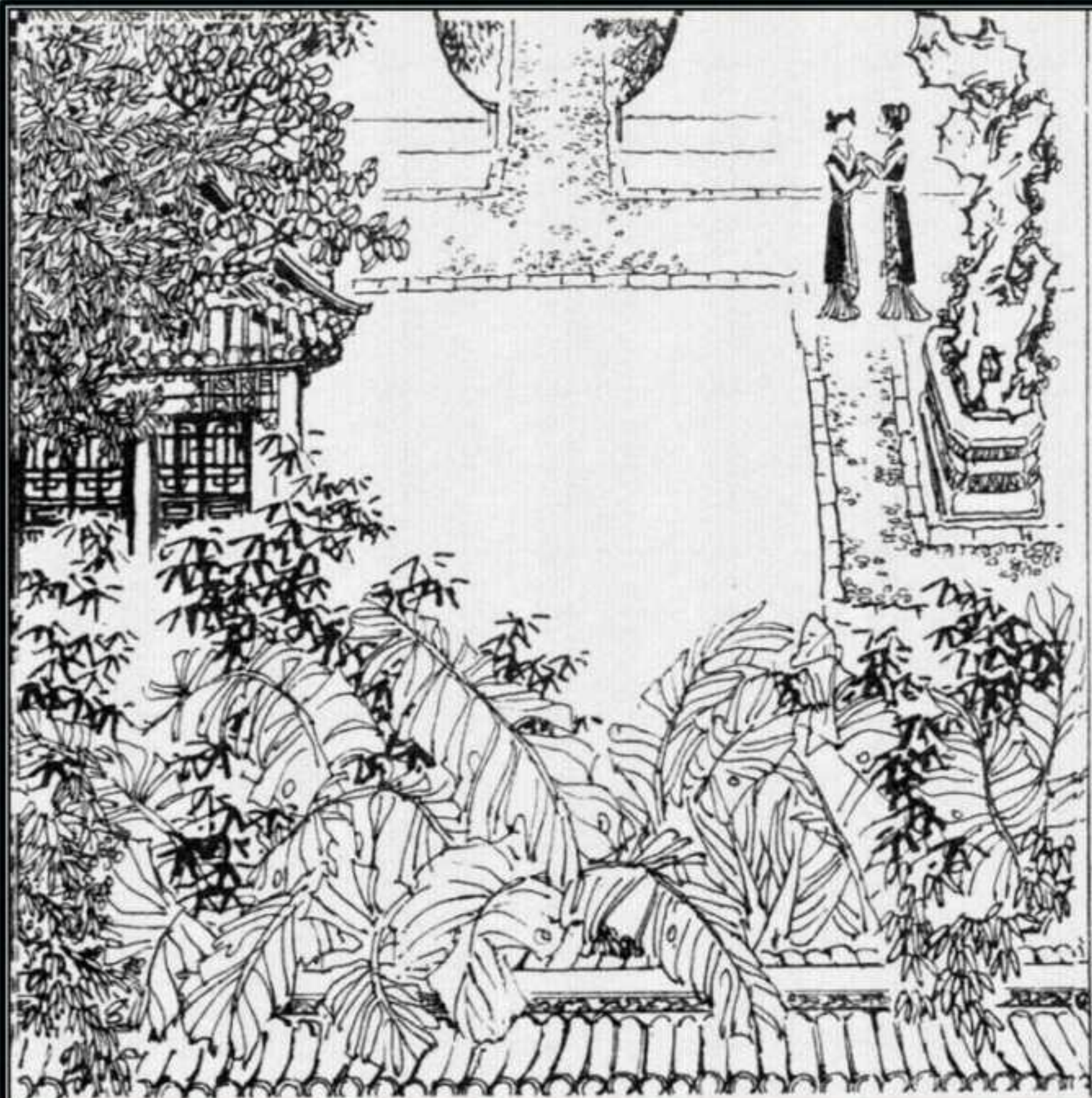
宝玉下学时，也常抽空来问候。只是黛玉虽有千万言语，满腔心事，又不好直说出来。宝玉欲将实言安慰，又恐黛玉生气。两个人见了面，只用浮言劝慰，真真是『亲极反疏』了。





贾母、王夫人等虽怜恤黛玉，不过请医调治，哪里知她的心病？紫鹃等虽知其意，又不敢说。从此一天一天的减，到半月之后，肠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

贾母等见她这病不似无因而起，也将紫鹃、雪雁盘问过两次，两个哪里敢说？紫鹃欲向侍书打听消息，又怕越闹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那雪雁是她传话弄出来的，自然更不敢提起。





到了黛玉绝粒之日，紫鹃料无指望了，守着哭了会子，便出来偷向雪雁道：『你进屋里来，好好儿的守着她，我去回老太太、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这个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

雪雁見黛玉昏昏沉沉，打量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正怕着，忽見帘子起处，进来一个人，正是侍书。她是探春打发来看黛玉的。雪雁领她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残喘微延，唬的惊疑不止。





雪雁悄悄拉了侍书的手问道：『你前日告诉我的什么王大爷给宝二爷说了亲，多早晚放定的？』侍书道：『哪里就定了呢？我听二奶奶说：那是门客们讨老爷喜欢，好拉拢的意思。』

侍书又道：『二奶奶说，宝玉的事，老太太心里早有人了，就在咱们园子里住的，总是要亲上作亲的。』雪雁听得忘了神：『这是怎么说！白白的送了我们这一位的命了！』便把前因说给侍书听。





正说话，紫鹃掀帘进来，责怪她们不该在这里说这些话。侍书不信有这样奇事。忽听黛玉嗽了一声，紫鹃连忙跑到炕前轻轻问道：『姑娘，喝口水吧？』黛玉微微答应了一声。

那黛玉虽然病势沉重，心里却还明白，刚才听了侍书的话，细细一想，觉得必是自己无疑。因此心神顿觉清爽许多，喝了两口水，说道：『刚才说话的，不是侍书吗？』侍书连忙过来问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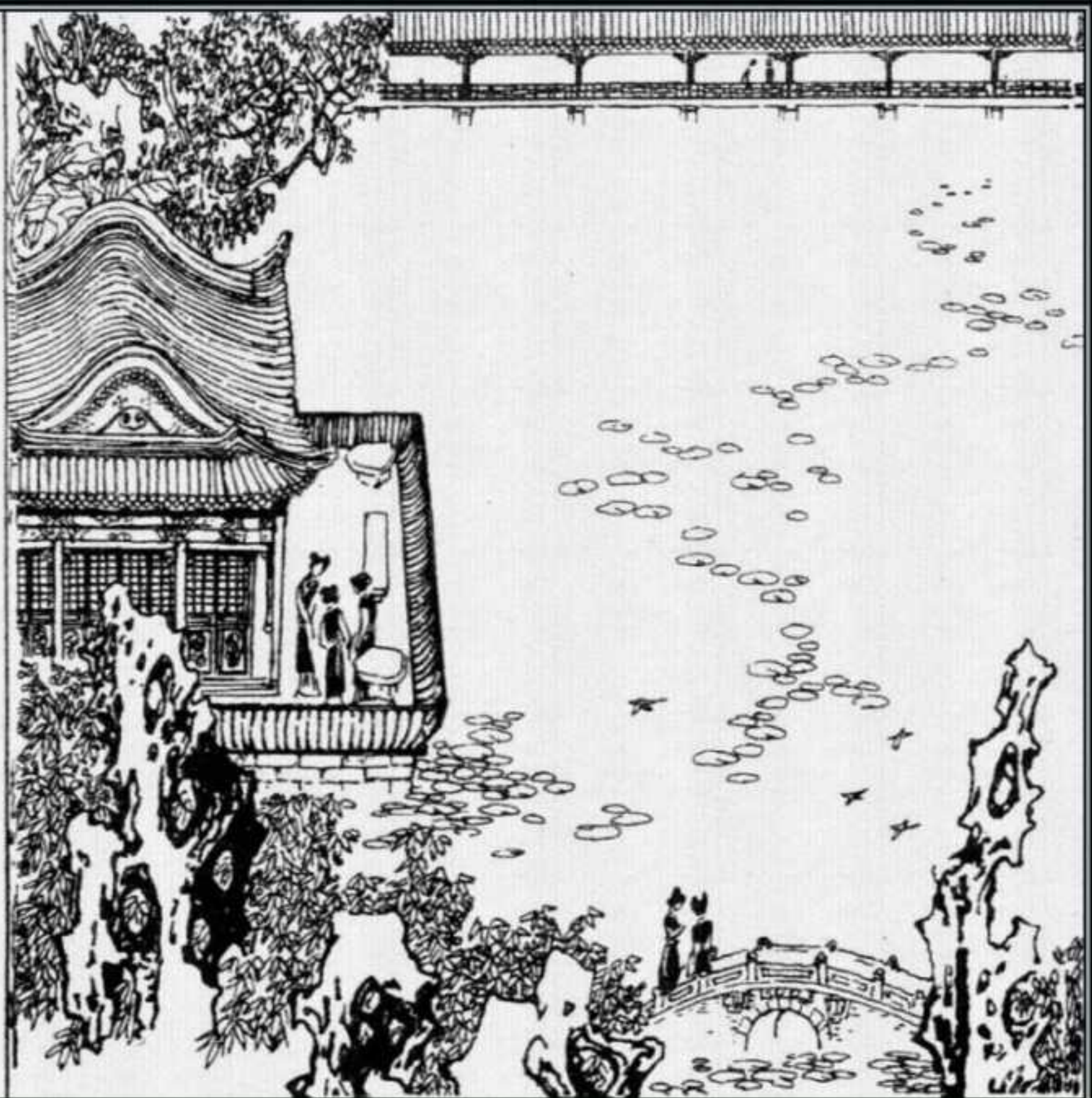




黛玉又想问侍书的话，恰好贾母、王夫人、李纨、凤姐听了紫鹃的话，都赶着来看。黛玉心中疑团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寻死之意了。虽身骨软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强答应一两句了。

凤姐叫过紫鹃，问道：『姑娘也不至这样。你这样唬人！』紫鹃道：『实在头里看着不好，才敢去告诉的。回来见姑娘竟好了许多，也就怪了。』





自此，黛玉病渐减退。不但紫鹃和雪雁私下里讲究：黛玉这次病的奇怪，好也好得奇怪。就是众人也三三两两议论着，倒是贾母猜着了八九。

一日，贾母跟邢王二夫人说起黛玉的病来，道：『我正要告诉你们。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在一处的，我只说是小孩子们，怕什么？以后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忽然好，都为有了些知觉了。』





王夫人呆了一呆，说道：『古来说的：「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老太太到是赶着把他们的事办办也罢了。』贾母皱了一皱眉：『林丫头乖僻，况且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

王夫人说：『我们也是这么想。但林姑娘也得给她说了人家才好。倘或她与宝玉真有些私心，若知道宝玉定下宝丫头，那倒不成事了。』贾母道：『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





贾母又道：『倒是宝玉定亲的话，不许叫她知道了。』凤姐便吩咐众丫头们：『你们听见了？宝二爷定亲的话，不许混吵嚷，若有多嘴的，提防着她的皮！』娘儿们又说了一会话，方各自散了。

紅綠
環綽

定价：0.25 元